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绍武会林 著



上

骄子传

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



十月
月
长
篇
小
说
创
作
丛
书

上

骄子传

绍武 会林 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

目 录

第一卷	太行梦魂曲	1
第二卷	华夏少年游	149
第三卷	学府硝烟录	335

第一卷

太行梦魂曲

序

宇宙间，大概每个星球的周围都包裹着一团云层，缭绕绕绕像星球的魂，飘飘渺渺像星球的梦，给星体增添了无穷的魅力。

多美的星云啊！

那么人呢？也一样。

人，从生成到出世，到他踏上自己的运行轨道，周围也会织出一团五彩的云霞，那是人的梦，人的魂。

多美啊。

人生难得梦魂相伴。不管多苦的酒，经它酝酿会变成甜酒、醇酒。这种酒，是世界上最好的酒。可惜少得可怜，只有小小一杯，每人都有，但谁也舍不得一口喝光。它总是伴随在身边，遇着寒冷或困境，它便会以温热和勇气相庇护。

人生这杯酒，由于时代不同、处境不同、配置不同、勾兑不同，再加上诗呀、乐呀翻来覆去地渗透，魂啊、梦啊颠来倒去地炙烤，使得它风格迥异，味道极不相同。从表面看，它平平常常，难辨究竟，内里却装着一副鲜活的生命。

古人说，酒要知味，乐要知音。

伸手采撷一朵飞云吧，也许从它那里可以聆听到大自然悠扬清纯的旋律，领略到大宇宙梦魂般迷人的意境。

人是多么幸运啊！

太行梦魂曲，就是我的主人公为自己酿造的一杯醇酒。年月已经很久，味道可想而知，因而越发觉得可珍可贵。



我的主人公，姓马，名乔，字逸飞，生于本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。

这名和字，在他还没出世前，父母就替他起好了。父亲马锐用毛笔正楷工工整整写在一张雪白的信笺上。夫妻商定，生个男孩，这么叫，生个女孩，也这么叫。

父亲说：“女子也是子，除了名，也应当有字。”

母亲鲍惠开玩笑地悄声问：“要是双胞胎呢？”

“噢！”马锐高兴地叫起来，“可能吗？”他瞪着一双发光的

眼睛，伸手抚摸妻子天球般的肚子，立刻想到了日出。他问自己：是泰山的日出？还是太平洋的日出？唔，更像太平洋的日出，海天一色的万道霞光，整个宇宙都骚动着，迎接那新生命的诞生！

“轻点！”鲍惠柔声提醒丈夫，抚弄着马锐蓬松的头发，好像此刻她已经做了母亲。

马锐陶醉地轻轻贴在那轮喷薄欲出的“天球”上，闭着眼睛想象太平洋上日出的景象：天球正在冉冉升起，宇宙正在无限扩展，好一个安谧、清明的人间，竟使他忘记了还有地狱般的罪恶世界……

可是，没等到儿子出世，马锐在龙华监狱被秘密处决了。

这里且不说为了马乔母子安全脱险，当年国共两党在大上海、在沿江各省进行的紧张周旋，比起更惨烈的大事，这属于小事一桩。可惊心动魄之状，当事人现在提起还会咋舌、摇头，庆幸地说：“这孩子命大！”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哭。那是个不能哭的岁月啊！刚满月的小马乔一出英租界就哭将起来，车上哭，船上哭，过卡哭，住店哭，啊呀，把转送母子的叔叔阿姨们哭得心疼，哭得烦恼，哭得心里发火！几次遇险，都和他的哭有关。为了这个，妈妈差一点把他捂死。最后在川西脱险时，一个化名罗医师的地下工作者深深地吻了孩子一口，幽默地说：“再见，勇士！”鲍惠再也忍不住了，眼泪夺眶而出，似川西平原上悄然降临的豪雨。

我们的故事从马乔十岁的1943年开始，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。

正是暮春时节，十岁的马乔跟着一个八路军战士，经过半个多月跋涉，来到了太行山腹地——摩天岭下。

跟平常的孩子比，马乔长得不算高，圆圆的脸，光光的头，身上捂一件大军棉袄，一看就是个小八路，跟在背着背包、扛着步枪的小刘身后，走路蹒跚地像只小狗。路人不禁停下步端详这一高一低匆匆赶路的军人，特别多看一眼衣长过膝、鞋不跟脚、走路吃力的孩子。男人们惊奇，妇女们同情，小孩子叫一声：“小八路！”远远地送过一张善良的笑脸，或一道羡慕的眼光。

马乔只对同龄人给以关注，尤其是呼他“小”的那些孩子，他还以挑战的目光，心里急却又无可奈何。跟大人一样，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军人，这是他的最高理想。

昨天夜里，他们在山脚下的小店住了一宿。今天一早上路，翻过这座摩天岭，就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了。

深山里，阳坡上岩石被太阳烤得热烘烘的，灌木草丛，青枝绿叶，金黄的迎春花，东一朵西一朵，前一朵后一朵，比赛似地从山下一路开上去，鲜亮，艳丽。远远看去，阴坡上还残留着冬天的积雪。深沟大壑里蒸腾着薄薄的雾气。解冻的山水冲下山涧，发出嘭嘭嗵嗵的响声。面对着突兀峥嵘、有声有色的重峦叠嶂，马乔心里痛快极了。三年前，他和母亲从这里下山，如今他竟一点印象都没有，好像第一次走过。

昨天住店时，店掌柜的老母亲突然认出马乔，亲热地拉住他的手问：“孩儿，你妈妈呢？”

山里人说话声音大，马乔像遭了雷击，哇地一声哭了起来。

小刘撇下洗脚盆跑过来，他知道准又是谁触到了马乔的痛处。

老人家明白了，孩子妈准是不在啦。她想马乔揽到怀里，马乔哪里肯啊！他伤心得出不上气。小刘连拉带抱才把他从客

房带出来。

掌柜的埋怨老母亲：“啊呀，你瞎打听啥！”

老人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：“是前年？还是大前年？一个女八路，带着五、六岁的娃儿，在俺店里住了一夜，以后再没回哇。俺记得真咧，人家长得可俊哩，裹腿一直打到膝盖上，腰里扎着皮带，剪发头，细皮嫩肉，看这孩儿，可像他妈咧！狼吃干的日本鬼……”

这一夜马乔没睡好。扯不断的回忆，使他坠入悲苦的深渊中。妈妈的音容笑貌，妈妈牺牲的惨烈，妈妈死后的孤单，妈妈坟头的几茎衰草，以及他不得不撤下妈妈那座孤坟回到遥远的太行山……他感到刻骨铭心的疼痛。

那是凄凉、孤独的悲鸣。

连小刘叔叔也陪着哭了。

现在，马乔置身于雄浑、浩荡的大山里，忘却了昨夜的悲哀。

天是蓝的，云是白的，山是紫的。最吸引他的是雄踞众山之上的摩天岭主峰。大大小小的山峰成百上千，只有摩天岭主峰藏在云层里。它到底多高？多大？什么样子？云雾簇拥缭绕，翻飞飘逸，蓝天上的朵朵白云，好像都从峰顶飞出。噢，马乔的心已飞上峰顶，看到蓝天被尖尖的峰顶磨出一个洞，那么多的白云，都是从洞里散落下来的。回望山下，绵延的峰岳一直铺排到遥远的天边。在天地相接的地方，闪着一道亮光，那是从万山之中流出的一条河。山依着水，水傍着山，伸展到宽阔的远方！马乔像吞下一颗蜜糖果，多么舒服、甜美、畅快。

他们是从日本鬼子铁壁合围的冀鲁豫根据地突围出来的。千辛万苦，总算平安地回到了太行山，像鸟飞回了自由的山林。

护送马乔的小刘，也不过十七、八岁，带着马乔偷越日伪封锁线的本领，却高明得像个中年人。看到眼前山的世界，这个平原人感慨万端：“到了山窝里啦，怨不得这里是老根据地呐！”

背包、枪枝重量未减轻，但小刘心里的负担，此刻轻松多啦。记得上路时，欧阳政委一再交代、百般叮咛：绝对不能出问题！并且说：“环境险恶，抽不出队伍。按理说，派一个连、一个营护送你们也不为过。先烈留下的一滴血脉，我们活着的人，要对得起他的父母！”为此，首长还从头到尾给说了一出老戏——“搜孤救孤”。其实，这出戏在小刘家乡叫《赵氏孤儿》，他父亲、大哥在农闲时候常聚在场院里咿咿呀呀地唱上一通。真后悔当时没凑过去学两口，如今才觉得那个故事真美！

春风和煦，阳光灿烂，通往岭上的是一条远近闻名的古道：十八盘。路面足有一丈八，用大石条、鹅卵石铺就。岁月把路面的石头琢磨得光滑、圆润，虽然个别地段被洪水冲垮，但整个路面还是完整的，蜿蜒曲折像一条盘龙飞上岭头，消失在白云深处。

马乔走路一点不省心。放着大道不踩，专抄羊肠小径，钻梢林，攀陡坡，十岁的男孩，爬坡上高，利索得像个猴子，转眼功夫不见踪影。

小刘背着背包，扛着步枪，梢林密，陡坡高，哪里追得上他。马乔今天兴致特别高，一心想着上摩天岭去看看天上那个洞。小刘紧追慢赶来到岭上，马乔已不知何处去了。

盘路从主峰脚下向右延伸，紧贴山梁通往五百米外一座关楼。岭上云遮雾障，冷风飕飕。主峰的阴影不仅割断了阳光，而且阻绝了白昼，成了一个冰冷、阴森的世界。小刘一身热汗，顿

时化作冰凉。他扯起嗓子高喊：“马乔——马乔——”

小刘的喊声在山间回响，像走调的闪雷滚向四方。那些盘着山道悠然自得的小毛驴变得异常警觉，咯噔咯噔小心翼翼地从他身边过去。五百米通关大道上就是没有马乔的身影。

哦，小刘明白了，马乔一定是顺着羊肠小道向主峰那边去了。万一遇上狼虫虎豹可就坏啦，他心里又急又火，头上冒出了冷汗。

小刘举起步枪对空鸣放三响之后，离开大路，去寻马乔。

二

马乔以为十八盘一定会盘到峰顶，要不然怎么叫摩天岭呢！他顺着牧羊人的小道一直往上爬，不觉来到主峰后侧。抬头仰望，悬崖百丈，直插云霄。一只老鹰突然从崖上飞起，发出尖利可怕的叫声。他不由打了个冷战，恐怖随着尖叫在他头顶盘旋。盘路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看不见。主峰后面，山更高，峦更密，云更浓，雾更厚，他那淋漓兴会的幻想境界，被硕大无朋、阴森可怖的陌生世界挤压得魂飞魄散了。

“呀！”马乔喊了一声，扭头就往回返，恨不得飞下山岗。没跑几步，面前小路上躺着一条蛇！他差点哭出来，他最恨、最怕的就是蛇。那条该死的蛇偏偏不肯动，黑绿花纹斑斑点点，头尾伸在两边草丛里，中段横在小路上。去年，他吃过蛇的苦头，现在，既不敢轰又不敢打，只好远远的站着，无法进退。

空中又传来一两声尖利的鹰叫，声音在悬崖上回响，像是妖怪在说话，哇哇地吓人。他正走投无路，忽听“叭——勾……”三响枪声，山鸣谷应，回旋不息。一个阴森森的王国被

击穿了，鹰们纷纷从崖上飞走，云雾也荡漾起来。

马乔从极度的惊恐中醒来，这是小刘叔叔的三八大盖，他刚才竟忘记了有个保护神呢！

那条该死的蛇已经逃之夭夭。

“刘叔叔……”马乔喊着，冲了下去。路陡坡滑，上来容易下去难。他一路连滚带滑、连跑带爬、跌跌撞撞，身不由己，要不是小刘在半路截住，不知会跌成什么样子。

看到马乔的狼狈相，小刘不住地说：“哟哟，你慌什么？呀，裤腿也撕烂啦，哟哟哟……”

小刘的口气，使马乔心里泛起羞辱感。是啊，慌什么？这不好好的么。他脸红了，脑袋耷拉下来，一肚子委屈只好忍了。

“你真够没出息的，哪像个男子汉！”小刘真动气了。

马乔的心就像挨了鞭子打，火辣辣的，还不能反抗。他把头扭过去，不让眼泪掉下来。

“我看看你受伤没有？”小刘命令着。

“没有！”马乔吼了一声，总算找到了说话的机会。

“没有就走。”

马乔咬着牙，忍着痛，走在小道上。无奈腿发软，脚发抖，不听指挥。他心里直埋怨这两条腿太不争气。

小刘紧跟在后边，不断拉他一把、扶他一下，保驾着马乔走完这段坡路，平安地回到大道。他拍拍马乔肩膀：“看见没有？那才是摩天岭！”

马乔看时，老远的山脊上，耸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关楼。盘路变得笔直、平坦，一直通到关前。他虽未开口，心里却不服气：“这算什么摩天岭？连云彩都摸不着。”

没想到这段路走起来相当艰难。顶头风越走越大，开始还

能仰着头，后来只好侧身低头向前拱。临到关前，风硬得睁不开眼睛，还裹挟着沙砾，打在脸上生疼；脚下石子还不断滚动。二人来到关下，嘴里已经有不少沙子。他们躲在关楼石座旁，揉揉眼睛向上看，石拱门上方镌刻着三个大字：“峻极关”。拱门下的石槛已经残缺不全。指头大的石子，从门外噼噼啪啪滚进来，在门槛下冲出几道深深的石槽。两人不敢久留，紧贴着关楼基座侧身走出关。回头再看，主峰已经消失，只剩下白云悠悠。

马乔嚷嚷着要回关那边再看看。

“行啦，时间耽误不起，今天无论如何也要赶到啊！”小刘劝阻着。

马乔勉强地走下山去。一说要到了，他的心就怦怦地跳起来。他常问自己：那是个什么地方？尽管欧阳政委一再对他说那地方如何好，他也不放心，甚至充满狐疑。他有一种难堪的感觉，好像自己是被甩包袱而离开部队，心里很不平，堵着一口气。他对自己说，走就走！可还是不平静，那不仅是难堪，准确地说，那是隐痛。这一点，他不愿对任何人讲，连他最信任的欧阳叔叔和送他的小刘叔叔。他从记事以来，就跟军队在一起。吃军队的饭，穿军队的衣，过军人的生活。妈妈是个军人，他自认为也是军人。他生活里的每个节拍，都镶嵌着军歌的昂扬旋律。向前向前向前，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……每个音符都蕴含着独特而丰富的内容：紧急的转移，纷乱的突围，月夜遭遇战，悲壮的牺牲……当然，也有胜利的欢笑。一首军歌，一段悠扬的号声，甚至一声战马的嘶鸣，都能表现出他的情怀。如今，他极不情愿地离开了妈妈所在的部队，离开了他唯一熟悉的生活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——在他的意识里属于老百姓的

地方去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他脑瓜里滋生了军队优越感，因此，他的痛苦、惆怅是多方面的，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
小刘发现马乔蔫了，赶快把枪横在背包上，腾出一只手来拉着他：“哎，你看，这地方不错呀！”

“那你也留下吧！”马乔这么说，也这么想，要是小刘叔叔不走该多好啊！可是不可能，他还要赶部队哩。

“我多住两天，陪陪你，怎么样？”

“真的？”马乔疑惑地问。

“当然！多住两天。”小刘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
马乔为这意外的收获鼓舞。他靠近小刘叔叔，紧紧挽住小刘的胳膊，表示感激之情。

马乔的亲近，越发触动小刘的情愫，他心里酸酸的，没娘的孩子多可怜！刚才我还凶了他一顿，真不应该。他暗暗责备自己。

“要是走晚了，找不到部队，那可怎么办？”马乔又提出相反的问题，为小刘安全归队担心。

“哎呀，你这个人，管那么多干啥？车到山前必有路呗。”小刘嘴上这样说，心里赞叹这位小弟的仁义。是啊，出发时欧阳政委一再交代，敌情变化频繁，切莫误期。如今返程路能不能走，还是个大问题呢。唉，虱子多了不痒，管他哪！他又安慰着马乔：“咳，你看这地方是不错，山不算太高，地也挺平，中间还有一道河，那边可能就是咱们去的地方吧？”

马乔放眼看去，山下都是平坦的土地，大山已退到很远的地方。一条大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左一片村庄，右一片房舍，笼罩在烟雾之中。河的下游，有一处黄瓦白墙的建筑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寺庙。他心里又遮上了一层乌云，恨不得让这条

路变得很长很长，再走十天半个月才好呢！

三

这里，确实是个大寺庙。

庙宇宏伟，古树参天。斑驳陈旧的红漆大门开一扇，闭一扇；门楼上边是一座亭子，里边吊了一口大钟。

昨晚住在客店里，一早就被钟声敲醒。小刘怎么叫，马乔也不肯起，也许是走累了。不过，要是军号吹响，他再累也会一扑楞跳下炕。

掌柜的笑着说：“小同志，你是来念书哩。敲钟不爬起来，老师可要打屁股咧！”

马乔半信半疑，更觉得这地方生分。心想，老师还打人？这是个什么地方？！

小刘在一边赶紧解释：“不会不会，抗日学校嘛，哪能打学生！”

掌柜的偏要争辩：“咦，严师出高徒哩，打学生的先生是好先生咧！”

唱熟了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的马乔，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的道理：打学生的是好先生？！

现在，马乔跟在小刘叔叔身后，走进这个陈旧然而威严、破败然而高大的庙堂，心里着实不安。大院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静悄悄的，只能听见大殿前两棵高耸的杨树从半空中发出的低沉呼啸声。他发现小刘叔叔也有些局促不安。

小刘压低声音：“老天爷，校长在哪呢？”

马乔端详着中央高台阶上紧闭双门的大殿，那一排窗棂好

像无数只眼睛看着两个陌生人。

他们沿着殿基绕到后院，才听到厢房传出朗朗的读书声。在更远的地方，还有悦耳的风琴声。马乔的心略微松弛下来。

终于在后院找到了校长室。

校长的第一句话是：“啊，我们等你半年啦！”

小刘呈上介绍信。

校长一边看一边让座：“请坐，请坐。”

马乔看着这位校长，眼珠特别黄，圆圆的跟猫眼似的，红红的脸，下巴满是黑茬茬的落腮胡，穿一身三个兜的黑制服。他把信放到抽屉里，笑嘻嘻地：“我知道你姓马，名乔，字逸飞，对不对？”

马乔点点头，心里觉得好奇怪。

“过来过来，让我看看。”校长把椅子挪动一下，把马乔拉到膝前，低下头抚摸孩子的手。只见一双小手很粗糙，半是积垢，半是皴皮。除了头上的军帽还合适，棉衣棉裤又大又脏又破。他心里涌起感情的波涛，很想对孩子说，这里就是你的家，太行山不会忘记你的父母，尤其是鲍惠大姐。但他没说，却用很大的力气，把这股潮水压了下去。他郑重其事地对马乔说：“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太行抗日学校的学生啦。要好好念书，将来才能狠狠打击日寇。”

“马乔，校长说的你可记下啊！”小刘提醒着，生怕马乔把校长的嘱托当作耳边风。

马乔此时心里想着两件事：一件是“打屁股的先生”，一件是黄眼珠的校长。他看得真切，那眼珠是逼人的。他连忙躲开那严厉的目光，迅疾回到小刘叔叔身边，觉得庙里的事跟外边大不一样。

“等一下，我领你去拜见连老师。”

校长话音刚落，院里传来哗啦哗啦的铃声，静悄悄的庙宇立刻喧哗起来。

“刘同志，你留步，我带马乔去。”校长拨拉着马乔的脑袋，让他先走。

小刘无可奈何地：“去吧马乔，我在这儿等你。”

拉开校长室的门，院子里尽是一些花花绿绿的学生，唱歌的、踢毽的、跳绳的，一见台阶上的马乔，全都停了下来。

马乔愣住了。

他身上又大又破又脏又烂的军衣，和院中已经换季的学生一比，显得特别寒碜，像个要饭的。偏偏这帮唧唧喳喳的学生都盯着他，好像争着看八路军逮住的俘虏兵。他很不好意思，又有些恼火，觉得进退两难。

校长走到前面对同学们说：“这就是新同学马乔。”

台阶下的目光立刻闪烁起来，甚至还能听到一两声呼喊马乔的声音。

马乔跟在校长身后走下台阶，对左右投送过来的友善，他微笑着报答；对有些男生挑战的眼睛，他保持着警惕。他感觉这段路真长！

校长领着他在人群里转悠着，从大殿转二殿、三殿，来到第三座大殿一侧的小四合院。

四

刚迈进四合院的大门，正北的风门开了，走出一位身穿蓝布衣衫、高个子光脑门很和善的老人，说声：“噢，来了？”迈